

極度概念化的單色畫 彼德·維米爾什個展

貝浩登（香港）繼2013年巴黎個展後，第二次為佛蘭德斯藝術家彼德·維米爾什舉辦個展。彼德·維米爾什生於1973年，2000年後開始創作極度概念化的單色畫，風格表面上介乎色域繪畫與極簡主義之間。他善於分辨色調，能在畫布或牆上精準描繪特定色彩的漸變色調。另一方面，大片單一色彩卻又接近藝術家所謂的圖像「零度」（PICTORIAL「DEGRÉ ZÉRO」），一個平衡抽象與具象、超越兩極的意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Jasmine



早於1999年，維米爾什便以相機捕捉模糊對象，把光亮有色的景象（例如一片晴空）拍攝下來，然後根據相片的正、負片，以分格和配色方法複製成既寫實又抽象的畫作。他的畫室充滿這些純色彩相片，全無時空指涉，最重要是色彩、原物的實體及其再現。用維米爾什自己的話來說，繪畫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再現之中展示顏色本質？可否既展示顏色，又不忘再現內容，不忘意象？」

今次個展會展示維米爾什近期兩組漸變油畫和一個壁畫裝置，從中可見藝術家如何運用各種單色技巧達至圖像「零度」。第一組作品包括兩幅並列大型畫作，全部按照晴空相片繪製，但影像卻上下倒轉，令畫面更顯得模稜兩可、無足輕重。那純潔空靈的漸變色彩經細心臨摹而成，為求像真，色調更與原相片配對；換言之，最終抽象的畫作，背後有其真實依據。

積極推動法國非形式藝術（即歐洲版本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黑色畫家」皮埃爾·蘇拉吉（PIERRE SOULAGES）經常說：「我不要再現，我要呈現。」相對於蘇拉吉（更遑論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等色域畫家），維米爾什的想法剛好相反：不要呈現，要再現色彩。

維米爾什另一模糊抽象與再現界線的方法，是複製相片的負片，進而倒轉色調。展廳裡一系列小畫作，都是這類負片作品。原本淺色的地方，經轉換色調後，虛變為實，就如揭示了另一面真實。更甚的是，藝術家用橡膠刮刀在每幅畫刮走一角顏色，刻意在畫面中央留下痕跡，為原本客觀精準的創作引入一點主體性。

事實上，多年來鑽研單色美學，繪畫漸變色彩時盡量內斂，維米爾什也感到需要加入個人元素，但礙於畫風較冷靜，不可能像色域畫家般感情奔放。於是，他開始用刮刀或間尺（即用工具而非筆畫效果）刮去大大小小的色彩，以此營造抽象與再現、客觀與主觀之間的張力，而這也正是極簡與色域繪畫的分歧所在。有了這些刮痕，觀者便可適度感知畫家存在於當下，不多也不少；否則，不管畫作如何成功複製負片色彩，畫家也只會隱沒其中。

最後，遍及整個展廳的壁畫裝置，由白色漸變到三成黑色，展示藝術家如何令空間消失。在這裡，色彩無外部指涉，完全與周圍融和。據維米爾什表示，他的壁畫和油畫互相影響：「沒有傳統油畫推動，我的特定立體環境作品根本不會出現；同樣，沒有經過立體創作，真正感受到畫面邊緣，今天我對傳統油畫的探索也無從說起。」換言之，兩者的區分乃人為造成，儘管壁畫與油畫不同，無關乎意象，只是作為工具，逐漸融和周圍環境。維米爾什有時會在裝置中加入鏡子，令人在迷濛的展廳裡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影響觀賞經驗，就如在畫作上增添刮痕一樣。

您的壁畫似乎與他們在空間中顯示的建築融為一體更容易，而你的畫布油畫可以說是測試純粹的抽象和現實生活中的主題之間的界限。你更關心觀眾能夠識別或分析圖像正在提供的純光學的經驗嗎？

彼德：我在壁畫的興趣是將它們作為影響一個給定的建築空間的繪畫工具。梯度彌補了建築本身的物質體。它們還創造了一種虛幻的空間，並通過創建這個經驗，他們質疑空間的限制，就像一張畫布一樣。

這些作品是基於攝影，它們來自於我們的現實，儘管他們可能看起來不確定，因為我不是一個完整的抽象畫家是很重要的。時間方面的東西，我關注了很多，攝影是在特定領域相關的工具。我關心的是創造有一種代表性的零度圖像，使我們重新認識時間和空間的水平，我們可以感覺到大家都興趣知道未知的回音。

如果有數字和屏幕為基礎的技術影響，你怎樣看待時間的推移？

彼德：其實，一點都沒有：這些梯度更基於開發的圖像的經驗，我們在模擬攝影實驗。或者，你可以看到牆上掛的畫作為一種寶麗來，它發展的每一個瞬間是畫在彼此相鄰的牆上，它不是一些敘事，它是影像的發展，是成為抽象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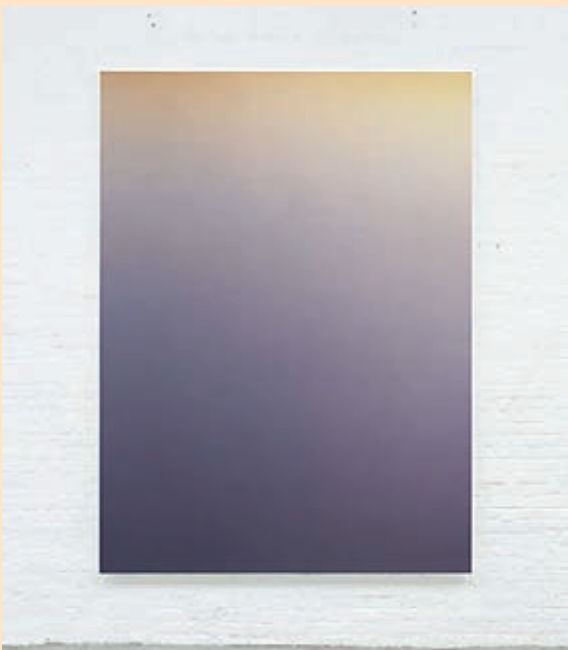
你的勞動密集的手工繪畫過程提供哪些經驗給觀眾？

彼德：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唯一途徑。這是重要橋樑。勞動本身並不重要，一件藝術品在一分鐘內，或一年完成，都不重要。

你會如何形容當代藝術在布魯塞爾？

彼德：這是一個有趣的、不斷增長的景象。由於WIELS當代藝術學院敞開了大門，大約5年前，越來越多的外國畫廊和藝術家都進駐了這個城市，也出現很多新的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小機構和私人行動已經出現了。它具有很大的潛力。

有關布魯塞爾另一好處是沒有任何藝術家們之間的激烈競爭。沒有致命的競爭，這給了我們很大的精神空間，在工作上的一個體現是，藝術家經營的小空間也可以在這座城市的藝術中起主導作用。



■彼德·維米爾什作品



■彼德·維米爾什作品



■彼德·維米爾什作品

藝評

淺談純藝術之藝術的價值（下）

在藝術的價值這個題目中，筆者嘗試了簡單地分為兩個概念上的可能性，一是存在於物質上的價值，另一個是存在於精神上的價值，上篇的文章已經就物質上的價值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本文將主要進行分析另外一個和「藝術的價值」有關的題目，就是精神層面上的價值。

藝術的價值在精神層面上，指的又是什麼東西？簡單的聯想就是兩個形容詞，分別是「改變」和「影響」，如改變自我、改變思想、改變習慣、改變生活；影響日後個人或大眾的思考方法和方向、影響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等等。如果要嘗試在以上兩個方向上思考，就需要借用兩個接觸面，來分析「改變」和「影響」的實際關係，分別是藝術家的層面和大眾的層面。

在藝術家的層面，精神上那種藝術的價值先影響他們的基本思維和概念，再而改變他們的創作方向和思考模式，在互動的情況下，兩者同時互相影響思考的本體，即藝術家，亦不斷地拆除和重建對於藝術的價值這一個價值觀。

試舉一個例子，藝術家在認識藝術的初時，對藝術的概念和認知會瞬間增加，對有關藝術的事情會極為主動，這段時間裡得到對藝術的知識，會成為他們在創作上的基礎，而這基礎同時亦成為了對創作上的基本思維模式。然後他們在創作上，除了受到自身和社會的影響外，更主要是因為身邊的藝術創作或不同的藝術運動影響，這不在乎於當下所接觸的，而是在於接觸的時間，因為這些知識一直都存在着。在知識和創作之間往來，重複而又不斷更新知識和自我推動下，在某一個角度來看，藝術的價值就是知識、就是時間物累積出來的藝術史、就是作品本身的歷史等等，而藝術家就是不斷地受到不同的藝術創作和歷史所影響，繼而改變其創作方向或路線。

而在大眾的層面上，在精神層面的藝術價值上必然是得益者，在現有的創作和藝術歷史中，已經發展出大量影響生活的東西，當中不少改變了大眾的生活習慣。而這些改變大眾生活的東西，不少都是由藝術中轉化出來，基本上就很容易找到生活和藝術之間的關連。

試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解讀上文，就以藝術中的一個媒體分析：「攝影」，攝影可有改變大眾或改善大眾生活的功能？攝影這媒體存在已久，近百年間，攝影在工具、物料和技術上，可能已經有不同程度的進化和改善，在上兩個世紀開始，由玻璃底片到低感光度底片；以至日後普及於大眾使用的135底片和相機，到今時今日的數碼相片技術，由專業的一種技術，走到了大眾的世界。

攝影這一門藝術越來越普及，大眾由最初相信攝影只屬於小眾的專利，到今時今日攝影成為了智能電話中的一個必須功能。不過有一點需要留意，先出現的是人們在想法上的改變，再而影響人們的生活，亦因為在這一種互動的改變下，攝影本身的生態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現階段的最大影響可說是菲林這種載體即將被淘汰，但這一點亦可以說成這是被藝術的價值所放棄而自然地絕種的東西。

藝術的進化過程深深影響世界

在藝術的價值中，把接觸面分為藝術家和大眾的層面，就正如現今社會中把大眾層面和業界區分出來，兩者在精神上的藝術價值都在藝術的背景下，影響和改變了他們在不同層面上的生活和工作。

不論起源在於藝術家或是觀眾，在互動的情況下不斷改變和影響着對方，是改變也好，是影響也好，這個不斷改善生活的價值，不是已經足夠嗎？雖然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例子，但是見到的這個進化過程深深影響世界，當然這不能夠把功勞通通都記在藝術價值上。但是有一點筆者相信，這個進程必然和藝術有關，只是當中的交叉點是多或是少。

如果把藝術的價格分為物質性和精神性，那麼他們的關係是什麼？是對立？是平等？是互不相關？還是兩者都獨立於對方？筆者相信沒有一個定論，他們之間既獨立，而且關連，只是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沒有一方是絕對正確。而且本文只是簡單地把藝術的價值分為物質上和精神上，應該可以再在這兩個對立面的中間位置落筆，灰色地帶會帶來新的景象。 文：謝諾麟

藝訊

「絲路之光」中韓雕塑邀請展蘭州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岳、李燕華蘭州報道）「絲路之光——2015蘭州·中韓雕塑邀請展」月中在甘肅大劇院開幕。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連輯在開幕式上表示，此次「中韓雕塑邀請展」是蘭州雕塑歷史上首次國際雕塑交流展，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能夠再現絲綢之路文明的輝煌，進一步締結中韓兩國人民友誼。



■著名雕塑家何鄂(前左一)及甘肅省委宣傳部長連輯(右一)與一眾嘉賓出席雕塑展。

這次中韓雕塑邀請展集中展示了中韓兩國雕塑家創作的65件優秀作品。來自韓國亞洲雕塑研究會的16位雕塑家、美術評論家以及來自中國甘肅、陝西、青海、新疆、吉林的52位雕塑家相聚蘭州，中韓雕塑家創作的不同領域、不同內涵、不同風格的雕塑作品在這裡交流、融合、對話，開幕式當天下午還舉行了中韓雕塑學術論壇。

本次雕塑展倡議人——甘肅何鄂雕塑院院長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介紹，雕塑藝術是國家與民族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也是一個時代人文精神、價值理念的凝聚，在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地段的甘肅蘭州，舉辦以絲路之光為主題的中韓雕塑展，意義非常。

蘭州市副市長曹丕玉表示，蘭州是古絲綢之路重鎮，也是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最核心區域，這裡為雕塑藝術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這次中韓雕塑邀請展在蘭州舉辦，是蘭州雕塑歷史上的國際雕塑交流展，對蘭州有着特殊意義。近年來隨着蘭州市經濟社會文化不斷進步，雕塑藝術已經成為城市精神文明建設重要組成部分。

（完）